



政府哪年能给你补贴？银行是你家开的？没钱你大黑天跑来干啥，看我孤老婆子想抢劫吗？

枪 口

□新疆 / 陆 梦

这件事说起来真难为情，从我开始写小说，就抱定一个信念，不能轻易把人写死，我知道不管是真实的生命还是虚构的，他总归是生命，不能轻易判人家死刑。这次这人一定要死，你别以为是我杀的，和我没关系，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。

牛马年好种田，赵武信这个，特意赶牛年包了一百亩地种棉花。

春天的沙尘暴刮一场，赵武的心就抽一次。抽到第三次时，沙尘暴终于小了，重播了三次的棉田也保住了。看着白花花随风起舞的地膜，赵武整日绷着黑黝黝的脸。听说，十三团两口子抵

押贷款承包了两千亩地种棉花，第三次沙尘暴刮走地膜，两口子喝药死了，临死把两个孩子也捎上了。赵武默默地为那两口子惋惜，如果不是三年一换地方领导，怎么能引来沙尘暴。地方领导都忙着捞钱升迁。地方上没有工厂，没有企业，该卖的土地都卖完了，大树一转眼也绝迹了。没有遮掩的戈壁，大风还不是想野哪儿就野哪儿。

不得不信年头。补了三次棉种，赵武的棉花还是丰收了。打发走拾花工，还掉银行贷款，他捏着手里的五张红票不知所措。赊欠的农资尚有两万五没还。那个姓张的老太婆左一个电话又

一个电话催了不下百遍，都上门来了十八趟，要不是害怕银行贷款还不上，下年不给贷款，赵武早就把钱甩到她脸上——要要要，要人命啊！

姓张的老太婆又打来电话让赵武去一趟，赵武开上小四轮就走了，老婆在后头喊：“五子，你喝多了，不能开车，明天去吧！”

赵武回头嚷道：“你以为开的是宝马，这也能叫车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叨叨，少人家钱不还，想赖账啊！”

赶到张老太婆的店时，天已经黑了。赵武害怕小四轮摇把给人顺走，就拎在了手里。

张老太婆一见赵武，老脸就拉了下来开始数落他：“我好心帮你，棉花也卖完了，钱也到了，该把账结了。拿来，我把你的账划掉。”

赵武赔着笑说：“我没有钱，想跟您商量一下，今年的行情您也知道，棉花收购受到了限制，我们都是拿着身份证件到指定的收购点卖棉花，一公斤卖不到6块，给人拾花费就去了2块多，后期拾花费涨到3块多一公斤，才卖4块多一公斤。去掉杂七杂八的费用，没有了。今年棉农都不行，谁种得多，赔得就多。我想请您通融一下，等政府补贴下来，或者贷款下来，我还您行吗？对了，我还可以适当给您点利息。我这人讲信誉，从来不赖账，说给您还就给您还。”

“好啊，你个赵武，等政府补贴，亏你想得出，等到猴年马月？政府哪年能给你补贴？银行是你家开的？没钱你大黑天跑来干啥，看我孤老婆子想抢劫吗？”

赵武哆嗦了一下：“我可没那个意思，你不能冤枉好人，是你打电话让我来的，我开的小四轮，天黑也不怨我，我要是不来，晚上，你不把电话打爆了！”

张老太婆翻着账本，牢骚叭叭像机关枪，射得赵武身心处处滴血，千疮百孔。从小到大他何曾受过这气，他猛然想到了十三团自杀的两口子，妈的，不就是个死吗？看着老太婆连连翻着账本，嘴里还在滔滔不绝射着子弹，他上前一步，把老太婆拨拉到一边，刺啦一声，把自己的那张欠条撕下来，三两下撕得粉碎。他把碎片装进口袋，掰掉老太婆抓胳膊的老手，向门外走去。老太婆忽然大喊起来：“快来人啊，抢劫啦！”

杀人啦！……”

跑出门的赵武慌忙进屋，紧张地去捂老太婆的嘴。老太婆抓住赵武的胳膊，更大声地喊起来：“快来人啊，杀人啦，抢劫啦，救命啊！……”

赵武举起了小四轮摇把，向老太婆头上敲了一下。老太婆马上闭嘴，连气也没了。赵武的摇把哐当砸在地板上，不知道自己干了坏事，稳稳地躺在那儿。赵武呢，鬼知道他此刻想些什么。

事情不可思议地发生了，信不信由你，其实我也不相信。听完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很惋惜，身为作家，我想我有义务记录下来，警醒自己不要冲动。

张老太婆翻着账本，牢骚叭叭像机关枪，射得赵武身心处处滴血，千疮百孔。